

上海篇：永康路 最爱那入夜时的风情万种

默默无闻的永康路上却几乎能看到上海百态：从市井味十足的杂货店、裁缝店，到洋溢着大都会气息的café shop，还有传统味十足的瓷器店……

■文 | 王俊逸 ■图 | 章昊豪

品：每瓶啤酒都有自己的个性

这家叫“啤酒庄”的小店位于永康路与汾阳路的转角处，店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啤酒。不到10平米的小店，摆放了近250种啤酒，酒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真真正正是一个“啤酒天堂”。这些啤酒全是老板Cedric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种类丰富，包括黑啤、生啤、熟啤等等。

Cedric是一名法国人，他已经在中国居住了两年多。虽然中文不佳，但这位标准的法国绅士有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诚恳的眼神。即使与一些顾客语言不通，但他那双湛蓝的眼睛仿佛在传递一个讯息：买吧，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

说起开啤酒庄的原因，Cedric说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啤酒。“上海有很多红酒店，却没有啤酒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Cedric便毫不吝啬地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酒单。Cedric的这家啤酒庄在上海还是第一家专卖啤酒的酒庄，虽然只开了短短的6个月，便已经有不少媒体自发地“摸”了过来，也拥有许多忠实顾客。最近，他和几个搭档又在南京开一家啤酒庄，看来是想要把啤酒文化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了。

Cedric不仅爱喝啤酒，也爱发掘一些特别的啤酒。他拿出一只绿色瓶子的酒，这个酒的上部有一个类似胖娃娃的浮雕，样子可爱，面带笑意。这支特别的啤酒就来自杭州，却连很多杭州本地人都没见过。

过。都问不出这个酒的来源，他坚称，“这是一个秘密”。另一款来自比利时的啤酒也是Cedric的得意之作，“这是巧克力味的。”

味：“邻居”们搬了又搬，它们还在

如果说Cedric是永康路上的新居民，另一家寿司店也算长期住客了。自两年前永康路开始改建成商业街以后，两边的店的面貌就换来又换，几乎几个月就变一张脸。而换老板换得最多的一个店两年间便五易其主。如今的永康路，以咖啡店、精品店、小吃店唱主角，但两年多前，这里从头走到

尾，几乎全是卖服装的小店。金先生所在的盛寿司便是那时候入驻永康路的，那时这几乎是这条路上唯一一家经营食品的店，谁也没料到这家特立独行的寿司店比那些随大流的服装店坚持得都久。

金先生告诉记者，永康路上的店来来去去，与他们同时入住的那些“邻居”们几乎都不存在了。如今这条马路上的这些店大都只有几个月的年纪。金先生还记得，两年来没有易主的店只有三家，除了自家的寿司店，还有一家经营理发、护发用品的小店，一家位于襄阳路口的法国面包店。



上海×台北 两地“永康”书 最美的风景和最好的生活

追根溯源，也没法了解“永康”这名字和红透两岸三地的名嘴康永哥有何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上海的永康路，还是台北的永康街，都始终弥漫着隽永而康健的生活况味。



台北篇：永康街 闹市里独树一帜的宁静

其实永康街之所以被很多人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台北闹市区里独树一帜的幽雅宁静，更因为这里有很多以文艺小众出名的各种画廊、书店、咖啡馆、手工店……

■文 / 图 | 邹滢 (发自台北)

“街”，在台北，是一种比“路”小的地方。台北城本就不大，小街小巷却是婀娜多姿。永康街，那条小得只适合步行的街道，是饕餮的好去处，也是静修的妙空间。

台湾人坐火车，喜欢买一张从“永康”站到“保安”站的车票，合起来就是“永保安康”。台北的永康街，不知是否也有这样的含义。

食：那一碗治愈乡愁的牛肉面

从地中海风味到台湾本土牛肉面，从服饰小铺到二手书店，永康街融合了各种风味，各种店铺，很像是四处漂泊的一群人，到了这里一不小心就留了下来。他们唯一的共性是，很有个性。

“永康街15号”是一家声名在外的甜品店，不论什么时间都是人满为患，大冬天的也有不少人甘愿站在寒风中久久等候那一碗传说中的芒果冰。这家骄傲屹立在街角的店铺，狭长的吧台沿着明黄色的墙一直延伸到店外，年轻人在吧台前或站或坐，每天一到时候就把街角填满了。

而台北人对牛肉面的热爱，就像中年阿嬷们对小马哥的热爱那样，已经超越了言语。无处不在的牛肉面店，每一家都有一手“秘制”配方，每一家的汤头都能喝出独特风味。很多在外漂泊的台湾学子，归乡之时，只有吃到那一碗牛肉面的熟悉味道，才觉得是真正回到了家。红烧或清炖，牛肉或牛筋，撒上店内自制的爽口小菜，配上熬制多时的浓汤，从小到大都是这个味道。

同样坚持台湾本土风味的还有“吃饭食堂”，将台湾传统小吃精致化后，又以质朴的方式呈现在乡土风格的环境之中。猪油拌饭，最简单的白米饭加上一勺猪油，本是困难时期用以度日的无奈之举，却成为令人上瘾的美味小食；炒猪肝和卤肉饭。

不能不提的还有一家盐酥鸡店。确切地说，是个摊儿。菜名起得极尽自我吹捧之能事，你可以来一份“贝克汉姆黄金鱿鱼腿”，再加几块“无骨梦幻盐酥鸡”，味道呢，足以让您以后每次听到“盐酥鸡”，就会条件反射地口水长流。

在这里，每一家店铺，都长了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脸，而走了进去，你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独特地守护着“仅此一家”的招牌。

阅：奢侈的，慢速流动的时光

人满为患的“永康街15号”，对面是一家二手书店。街道两端一冷一热，一静一动，对比鲜明。沿着狭长的楼梯，穿过满墙的海报和手写的“天雨地滑”的温馨提示，走进地下室，你会沉溺在令人惊艳的书的海洋。黑胶唱片伴着上世纪70、80年代的明星宣传画，地板上满是炫目的涂鸦，随处可见小木桩，可以坐下细细翻阅。

在这个知识越来越不值钱，文艺青年慢慢变成一个讽刺词汇的时代，二手书店们的生存也岌岌可危，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被逼得“上天入地”，再无法占据临街的黄金铺面，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地下街”也一样。然而在已被改为甜品店的店门口，悬挂了三块巨大的黑板，上面用粉笔画上格瓦拉等人物的头像，密密麻麻写满自己的

见解和思想，呼吁环保，和平，节约地球资源。在台北很多年轻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质，某种令人羡慕的开放和勇敢。

希罗斯咖啡馆，深蓝色的招牌夹在其他招牌之间。这里是台湾文坛著名的“专业读者”唐诺写作的秘密基地。每一天，他来到这里，读书写作，风雨无阻。台北街头巷尾那些安静的独立咖啡馆，是作家孕育灵感，寻求静寂空间之所。可以与法国左岸的咖啡馆们遥相呼应。然而在拥挤嘈杂的城市里，他们生存的空间日渐缩小，“当你写得足够久的时候，你会发现咖啡馆也是会倒闭的，我已经换了七八家了。”唐诺无奈地笑笑。需要一定的客流来聚人气，又必须保持宁静私密的文艺氛围，这是小众咖啡馆的永恒悖论。

赏：透明玻璃背后的异次元空间

一家经营香草、花茶生意的下午茶馆，从门外看像是被各种藤蔓植物重重包围的神秘森林，隐约可见错落的欧式桌椅，和用纤细手指端着茶杯的娴静女生（或是在密林中练习魔法的年轻女巫？）。“阿尔卑斯花园”，只要经过了就很难再迈开步伐，因那小小几级台阶似乎能把人骗到另一个次元。

永康街，几乎是把手工制品当作某种奢侈品来卖。台北始终具有一个现代城市令人感动的一面：用合适的方式帮助和关怀弱势群体。质朴的石头，布艺，木雕，在架上憨态可掬地等待人们认领。东西平心而论并不便宜，但买者收获的感激和善意，无法以价衡量。